

我们的  
风流公案玉兰  
一瓣

◎唐衍

翻阅老照片,诧异地发现与一位新朋友早在几年前已同框。照片是某聚会场景,三五人围在一处,笑意盈盈,我与她咫尺距离,见着了,却不入心,转身相忘于江湖。

这一生,我们同许多人无数次擦肩而过。于我,他们是电影中被虚化的背景,只在特定时刻,眉目轮廓蓦地生动起来,迥异于“他们”,使我辨认出。而我,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许多人的背景,苍白,面目模糊。

是什么架起了我与她的桥梁,彼此自背景中明亮了,终于互相看见?

也许是偶一回顾时,她嘴角那丝温暖浅笑,而我恰又极无聊,两人有意无意攀谈几句,她语言中的智慧与俏皮使我欢喜与留恋,于是加微信,接着有了更深的交集。

这些或顶真的大事,或无意间的一举,使我们皆在时间某处逗留,两根线有了交织机会。有越缠越紧无法挣脱的,有松滑脱困从此不相干的,有不紧不慢持续有恒的,机缘深浅,不一而足。

缘,不仅有良缘,还有孽缘。《红楼梦》初章,甄士隐遭遇一僧一道,他们携通灵石头,欲使其与一千风流冤家下凡渡劫,了结一段风流公案。人生即渡劫,各有各的风流公案。为你欠下的泪,为他们欠你的泪。在千千万万人的背景中,他们参与你的故事,共同完成你的人生之书。

如此想来,在眼前凸显出的人物,一个个的,哪怕对手敌家,也是了不得的。电视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主题曲中那句:“十年修得同船渡,百年修得共枕眠。”是经历了多少漫长的寻觅,才能互相在生命中插上一脚。

那么我们似乎非但要拥抱自己爱的人,也应拥抱恨的人。他们出入于我们的人生,使我们有了颠簸有曲折,因无悲无喜,无情无爱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,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是我们的奇遇。

## 一截良木

紫琅  
诗会

◎穆梁

把木关在门外  
从一间木屋里走出来  
任何比喻都会触及一棵树木  
鸟鸣声触及它的耳朵  
绿叶触及它的眼睛  
木船触及它的蓝色河流  
一张床触及它的睡眠  
在人世  
我触及它已不是树木  
立着,是行走的人  
倒下,是一块变黑的土地

一截良木,合二为一是林  
把它锯下一截,是不  
我经常使用这一个字,懂得了  
这个否定词  
有多少是心有不甘



银杏

◎王尚

## 由咖啡引发的哲学思考

◎小闻

咖啡是日常,可治偏头痛。加一勺奶,再丢进一颗梨膏糖。糖是夜游唐闸小镇时买的,那天买了好几样,明知贵,但不吃点、不买点便不像个旅行。这时节,只能委屈地发生在别人生活的土壤上吗?仅仅因为距离,便产生了美感。一个守门的公园保安,眼里绝不会看到园子里的红叶蜡梅,于他太日常的事物反不在他心里。人有对于远方的渴望,对于求不到的饥渴,对于失去的遗憾,却很少顾及自己所拥有的。

梨膏糖使咖啡的苦涩有了一丝甜,甜融合着苦,互不抵制,它们亲密地依伴着。薄荷的清凉浸染了舌面,再顺着咽喉,凉凉地下去,进入身体深处。

身体是个复杂机构,它一日日维持着运转,使我活动,使我思考。

## 可能是老了

◎朱朱

酷爱做甜品的时候有一个烦恼,因为不好吃所以没人吃,浪费不可避免。老爸看不下去了,每天早餐的下饭菜从红乳腐、盐鸭蛋换成了厚重的司康和蔓越莓曲奇,老爸每吃一个都会细看看,笑一阵子再入口。因为每一个点心都有不一样的面孔,从来不像外面店里买的那样圆滑规整。自制酸奶放不久只能倒掉,但是放在冰箱的雪媚娘可以存好几天,一天晚上下班回家闻到厨房一股奇异的香气,后来发现老爸把雪媚娘当成了糯米饼放在饭里一块儿蒸了,我大呼小叫说不能这么吃的,他很淡定地尝了一口说,挺好吃的啊,不要浪费。

后来放弃了做甜品,家里烤箱等工具便一下束之高阁,电费也少了许多。从非洲回来以后对海边酒店早餐的焗豆念念不忘,于是买来黄豆煮烂,再加上番茄酱熬成浓汤,口感上不错,但尝过的人都会拉肚子,一趟趟跑厕所。再后来想吃过的一种散发着奶香的米糊,又

我能做的便是喂它一点食物,以及避免外物伤害。它如何运作,怎样运作得如此天衣无缝,非我所能了解。平时我不操它的心,也不惦记,当然会修饰皮囊,使之光艳些,在外行走时有三分底气。我与它保持着默契,如一对长久的夫妻,彼此协作,抵御岁月。有时它负重太过,现出疲态,发生纰漏,便由我寻求药物、刀具等现代医疗去修补,令其恢复正常运行。当然我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,在岁月里它不可避免走向衰退。用久了的物件,总有裂痕与罅隙。它与我共存,即使我再不甘愿,有一日它的衰亡也会带走我。而它的日渐憔悴,我也跟随着对万事万物发生观点上的变化。

咖啡喝完十几分钟,眼眶太阳穴处钝钝的痛感融化消解了,如那颗梨膏糖。咖啡是如何与我身体交涉,达成和解,我也不知。或许身体

喜爱那种浓郁滋味,以这样的方式日日提醒我。

然而我是谁呢?我存在躯壳内,又非躯壳本身。我运用着身体,又不能完全操控它。躯壳离了我,非我,我离了躯壳也不能独活。这个问题困扰着人类,无法有答案。

周日上午,我独坐小房间思考哲学问题。思考的时候外物是进不来的,我封闭在思考的小黑屋内,全然寂清。只有停止了思考,鸟的叫声、车的喇叭声、物品撞击声等便嗖嗖涌进。我思考时,它们明明也是存在的,也定是被耳朵接收到了,但进不到我的意识里,进不到意识,于我来说便不存在。而这个世界上,被阻挡在意识之外的究竟有多少呢?这一层屏障究竟是什么?我所看到的世界是完全真实的吗?

也许我见到的只是被选择的那部分而已。

芬芳  
一叶心窗  
片羽

心血来潮用牛奶和糯米粉煮了一大锅,味道差不多,吃完肠胃咕噜到半夜。再再后来,渐渐放弃了做羹汤的想法了,老天也许是在帮我,直接吃不就完了,干吗非得自己动手。

细数这几年,还真是吃现成饭的日子多过自己做。婆婆隔三岔五来做饭,手艺不是一般的好。老公也得了真传,最爱看的电视节目就是《回家做饭》,这还不算,手机上刷视频,看到做菜的都会露一手,最近尤爱做螃蟹。今年螃蟹壮得晚,市面上都是小的,一点也不碍事。稍大一点的买回来腰斩,再调稀稠的面,蘸了先下油锅煎,再放水焖,一点盐都不用放就鲜得很。前天从市场上买来一网兜,说是要自己做醉蟹,各种料放在酒里浸了满满一大盆。尝过外面酒店的冷虾,立马去市场买来活虾煮熟,也丢进腌蟹的汤料里,周末约了两家人,就着小啤酒美美地吃了一顿。

高妹最近热爱西餐,一大早煎

培根、烫生菜,在吐司面包上加奶酪,放烤箱里烤到拉丝,裹上培根和生菜,入口真是满足感超强。黄姑娘说她家楼下连锁餐厅就这种卖得最好,早上锻炼完的老外点的全是这个,据说搭配符合营养学,是非常好的健身餐,再加上一杯咖啡,活力满满的一天就开始了。

最近每到吃饭的点便有些发愁,尤其是早餐,既想吃小米粥配个太阳蛋,就两口咸脆瓜,又想喝牛奶麦片再来片热吐司,或者口感爽利的小馄饨,因为馅儿料调得很好,皮子也有新鲜的,现包不成问题。名家季羨林的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一条老狗,也并没有细描狗的老态,只不过将其当成岁月流逝的见证。其实不需要养狗,每天镜子里眼角日益增加的细纹,男人们油腻的头顶,每天的锻炼从五公里减成三公里再换成瑜伽,从向往不同的饭店美食的新奇,到回家自得其乐找到自洽的方式,不是因为潮流,可能是老了。